

具。姻年愚弟李鸿章顿首。

G4—01—023

复钦差出使日本大臣翰林院侍讲何^[7]

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

子峨尊兄馆丈大人阁下：

去秋台从过津，畅聆绪论，赋别以来，瞬经改岁。迭奉十月十八，冬月十五、二十八，嘉平初七等日上海、横滨所发惠书，借聆一一。敬审东瀛利涉，专对宣猷，引企吉晖，式符抃颂。大旆以十月十九登舟，冬月十二行抵横滨。该国先已遣官恭迓，即遣黄参赞前往东京知会外务省，旋于二十四日进谒日本国主，呈递国书。礼成后与其太政官三条岩仓及大久保、伊达宗城等相见，应对周旋，情意款洽。泰西各使亦均订期会晤，美使尤为相契，自应设法联络，冀得友邦之助。各口华商求设领事，拟俟驻定后照会外务省，妥商办法，一面即令所派理事分驻各口，以张国势而顺輿情，具征坚持前约，力争上游。惟寄寓商民归地方官管束，本是泰西通例，日人自与西人通商后，其国改用西律，原欲仿照办理，具有深意。上年岩仓赴英、法两国商办，均未之许。该国寄寓以华人为最多，从前柳原之照会、森使之面述，皆力持缓设领事之议，虽经敝处与总署据约驳斥，揣其用意，盖欲先从华人下手，果能遂其所请，便思推及西人，又因华人流寓太多，有尾大不掉之患，此该国之隐情也。领事之设，原以保护商民，各口华人不下万众，其中良莠不齐，未必皆知大体，设官之后，所望甚奢，或不免有意外要求及作奸犯科等事，若因薄物细故，动以律法相绳，将谓华官不能庇护，易生觖望。若必遂其无厌之请，无论公使、领事之权，约章本有限制，断难处处办到，且彼国亦不肯允从，徒损国威，无裨实事，此约束华民难遽妥善者也。执事照会外务省后，近日若何辩论，仍望权度轻重缓急，随时相机商办。琉球因阻贡遣使，日廷久未得请，前递禀求见，执事令黄参赞等接晤，因其祈请诚恳，许为缓筹，自非不得已。琉球服属两国阅时已久，情事与高丽不同，应如何斟酌商办。森使前过津门，鄙人曾面询此事。该使佯为不知，殊为狡谲。畿疆静谧如常，年前得雪三四寸不等，天时久旱，仍未深透，亟盼雪雨频沾，冀可补种春麦，稍资接济。晋豫旱灾过重，雪泽亦微，春收无望。弟竭力筹救，粮运艰贵，款项支绌。各省捐助虽尚踊跃，究难全活多命，亦未即有了期。西征军事，自刘毅斋湘军规复东四城后，从前陷贼之换防守备何步云纠集汉民，据喀什噶尔以抗贼。喀酋窜踞和阗，而噶白彦虎往袭喀城。湘军现分两路赴喀，张朗斋一军分趋叶尔羌、和阗两城。白逆所馀悍众不多，无能为役。喀酋老巢已失，和阗回众先经归款，声威所震，谅难负隅久抗。特恐两酋窜入浩罕俄疆，仍为不了之局耳。新疆地势辽阔，左相议以郡县治之，事体极为繁巨，财力又甚竭蹶，似难即有就绪。张家口矿务试办数月，正槽银砂尚未能确有把握。唐景星所延

矿师开河北来，酌办开平煤铁。荔秋太常拟于春间出都，弟亦于二月杪赴津，知关远念，并以附陈。彼中矿务政教军谋，谅已饫闻大略，便望详示一切为幸。专泐布复，敬颂勋祺，顺贺春祺。不具。馆愚弟李鸿章。

G4—01—024

复日本副使三品衔即选府正堂张^[7]

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

鲁生尊兄大人阁下：

去秋津门晤教，畅领雄谭，握别匆匆，驰思结轸。旋奉十月间惠书、抄件，借聆壹是。辰维旆征懋绩，赞画宣勤。博望乘槎，一介重皇华之选；东瀛持节，九能增上国之光。引企英晖，允符颂龠。执事抵东后，偕子峨星使进谒日本国主，与其国太政官及泰西各使订期会晤，均臻妥洽，睦邻修好，端赖长才。迩来东京馆舍计早择定，所有交涉事件，务祈和衷商办，妥细经营，是为至属。此间静谧如常，一切详致子峨星使函中，兹不赘述。专泐布复，敬颂台祺，顺贺春祺。不具。愚弟李鸿章。

G4—01—025

复邵中丞^[2]

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

汴生仁兄年大人阁下：

前奉九月初环示，适有汴省之役，未便布答。昨又奉腊月初二日手书，敬审履任维新，春韶介福，以颂以欣。豫事查办持平，允翕公论，惟灾象太重，赈款无措，和、筱诸公赤手空拳，无解于倒悬之厄，殊代焦急。南中冬雪甚足，秦、齐亦得沾渥，独晋、豫、直灾区仅有雪二、三、四寸不等，土脉久旱，毫不济事，麦既未种，春荒尤甚。若二三月再无透雨，大秋绝望，不独人相食，且率土地而食人，司牧者不敢尽诿之劫数，徒内疚而已。瀛眷如于春夏间出都，若人口无多，似以轮船为便速，届时当属招商局妥为照料也。鄂属偏灾，当尚易办，惟库项支绌，不仅一省为然。鄂中四面受挤，酌盈剂虚，尤赖大才经画。家兄在楚年久，情形较熟，一切可资商榷。笙磬同音之雅，佩慰曷胜。鄙状碌碌，无可言者。迭年荒歉，已不自支，复何堪邻舍之扰攘。沅帅已竭蹶兼顾，和、筱又相逼而来，苦耐穷磨，但望天或悔祸，早降甘霖，一雨可解百忧耳。手肃奉复，敬贺春喜，摹璧晚谦。不具。弟鸿章顿首。